

春来发两枝

肖复兴

苦苣菜、老鹅筋、洋狗子菜、牛舌头棵……一串野菜的名字。

没有想到,过去了六七十年,天坛的野菜居然还在。只是如今野菜摇身一变,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,堂皇地上了饭店的餐桌,吃惯了大鱼大肉的人们,要尝尝乡间野味。童年时候我觉得的苦,正是如今人们渴望尝到的新鲜味儿呢,真是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

不过,如今的天坛,在花木上喷洒了药液,这苣荬菜能吃吗?我把这个疑问抛给了老太太。

老太太说:你说的那药液都是往树上喷,谁往这草窠子里喷?你看这苣荬菜刚刚长出来,就是喷,它也还没来得及呀!

您还真行,赶早班儿,吃头鲜儿!早起的鸟,有虫儿吃。老太太笑着对我说,说得真逗。

说着话的工夫,老太太已经找到不少苣荬菜,挖出不少,装进塑料袋里。

回家怎么吃呀?我问。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妈挖的苣荬菜,回家包的菜团子。

蘸酱吃。孩子都爱吃这一口!老太太说着,又笑了。可能是想到了孩子们吃苣荬菜蘸酱的情景,很有些成就感。

同样野菜,不一样的是:以前,我们只是为了填填饿瘪的肚子;如今,是为换换口味尝尝鲜儿。一样的是:都是母亲挖来,为了孩子。

流年暗换之中,更替了几代人,天坛这二道墙外偏于一隅的野菜,顽强还在,别看小小的不起眼,却和祈年殿一样同在长在。

二

那天中午,准备回家吃饭,走过花甲门前,看见一对夫妇坐在柏树荫下的长椅上。这里树荫很密,不透一点儿阳光,很清静,一

般夏天热的时候,才会有游人坐在椅子上乘凉。早春天,春寒料峭,很少见有人坐在这里休息。男人身边放着一支拐杖,一下子醒目地映入我的眼帘。显然,拖着一条伤腿,肯定是走累了,坐在那里歇歇,顾不上背阴不背阴了。

我走了过去,边走边向他打着招呼,指着他的腿,问了句:走得够累了,天坛地方大,您这腿行吗?

行,怎么不行?都走了一圈了。刚从祈年殿下来。他说着,指指前面的花甲门。

我竖起大拇指,夸奖他:您真够厉害的!也没啥,走累了,不就这样坐下来歇会儿再走吗?

他冲我笑了笑,慈眉善目,面色黧黑,一看就是常在太阳底下干活儿的人。

走近些,又看见他们两人的中间,放着一罐啤酒,一个保温杯,一包面包,还有一个挺大的塑料饭盒,里面分成一格一格,分别盛着肉、肠、豆制品和凉菜。看样子,他们就在这里吃午饭了。

我和他们聊了起来。男人爱说,女人不说话。我以为他们是来北京旅游的,还没到旅游旺季,旅游团少,天坛里很清静,正是好时候。一问,不是,女儿在北京工作,他们是来姑娘家住,已经住了7个月了。

该回家了!

他好像长长舒了口气,这样对我说。

我问他哪儿的人,他告诉我他是东北吉林那疙瘩的。干活儿时,伤了这条左腿,算工伤,只好提前退了休。

我问他,今年多大岁数了?

56了,都退休好几年了。女儿总让我到北京来住,一来到北京到医院看看我的腿,二来也不放心我们老两口在家里,到北京来,她总可以照顾我们。

我对他说:还是有个闺女好啊!知疼知

热的!心里计算着他女儿的年龄,他56,女儿顶多也就30。

他却告诉我,他女儿大学毕业,留在北京工作都已经十多年了。那有30多了。东北人结婚早。

女儿是不错!他指着椅子上的东西,对我说:这吃的喝的,都是她替我们准备的。知道我们非要回家不可,他们小两口上班,没工夫陪我们,就帮我们订好了网约车,让我们在在北京好好玩玩,再走!

都住了7个月了,真的该回家了。我这么对我女儿说,我女儿说,我这里不是您的家怎么着?我们来到北京,住在她这里,她这里自然也是我的家,但说到底是人家小两口的家,我的家还是在吉林不是?您说呢?

我点头说是,不过,这也是您闺女的一片心意,想让您俩多住些日子,多伺候伺候您!

是,是,没错!特别是我的腿伤了之后,简直我成了孩子,她成了家长!

我看出他的嘴里透着几分自得和满足,还是说他:您别不知足了,有这个闺女,你享多大的福啊!

说得他呵呵笑起来。他身旁的老伴儿忍不住抿着嘴也笑了。

别耽误你们吃饭了,快吃吧!

和他们告辞,前面就是花甲门。进门,上坡,走一点儿,就是祈年殿。乾隆皇帝六十花甲之年,底下拍马屁的人,觉得皇上岁数大了,为了去祈年殿少走路,特意新修的这道门,也算是尽了臣子之心。

想起刚才碰见的那一对吉林夫妇,他们还没有到花甲之年,女儿为他们的也是一种尽心,是一片真心。父女之间,和君臣上下,毕竟一个是血缘亲情,一个是利益关联;一个真的是一个家,一个只是一道门。

小院里的春

(组诗)

张德平

想去踏青
却无青可踏
而老家的房前屋后
该返青的,都返青了
父母的心愿
不用覆膜
就纷纷拱出菜园
小菠菜绿了
小白菜绿了
小葱绿了
韭菜也绿了
种下不久的水萝卜
也急着出来见世面
春,最先染绿的
是农家小院
然后杨柳,山坡

二

那棵枣树
默默地站在院中
看着脚下的新绿
应该心有所动
几只麻雀落在它肩上
清脆的叫声
让春天的画面更加生动起来
它拥抱着
三十多个春天
枣花总是开得迟一些
也不那么艳丽
那是容易被忽视的
细碎的美
结出的枣子
却是蜜一样甜
我知道,春风中
它憋着一股劲儿
我轻轻拍了拍它的腰杆
稳重的它
似乎动了一下

三

父亲的镐头
刨开了珍藏一冬的阳光
再倒入一桶桶水
母亲将土豆种
一颗颗摞入泥土里
接着均匀地撒上一层肥料
最后用双脚培土
每条垄
开始孕育
绿色的诗行

忽然觉得
我多么像一颗土豆
也曾尽情体验
土生土长的快乐

母亲眉头舒展
拿起喷壶轻柔得
像给孩子淋浴
她蹲下身来轻声自语
仿佛在和牡丹
谈论一场
醉人的花事



四月是一树一树的花开

刘江珊

四月空闲时间,我经常去附近的郊野公园散步,看着黄的连翘、白的雪柳、粉的海棠、红的桃花次第绽放,闻着丁香甜蜜的味道,听着鸟儿清脆、蛙儿蠢萌的叫声,被包裹在春天万物复苏的气息里,整个人都轻松了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,桃花红、杏花白、梨花似雪、樱花似霞。这边梅花才谢,那厢樱花绽放。诗人林徽因将卓越的才情注入诗篇。她的那首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充满生命的喜悦、丰沛的热情,至今仍广受欢迎,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/是燕在梁间呢喃/你是爱/是暖/是希望/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。”

每年的三四月份是我最喜欢的季节,蛰伏了一个冬天的植物渐渐复苏,恢复了生机,花朵们茁壮生长,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。四月是人们心目当中开始花红柳

绿、姹紫嫣红的时候,四月也是气候意义上的春天真正开始。这也是天气最宜人、体感最舒适的节气。所以民谣这样说,“正月寒,二月温,正好时候三月春”,按照公历则是“最美人间四月天”。

四月的辽宁,是冬雪与春光交接的舞台。黑土地褪去银装,蛰伏的生机悄然破土,草木与繁花次第登场,将关东大地的粗犷揉进斑斓。

冰凌花是北国春日的信使,残雪未消时,它已顶着晶莹的冰凌绽出鹅黄的花盏。在辽东的关门山、绿石谷,星星点点的冰凌花正贴着冻土匍匐开放。紧随其后的是东北连翘,枝条未吐新叶便缀满明黄的四瓣小花,成簇地泼洒在公园的红墙上,与古松苍柏相映,凛冽中透出蓬勃。山杏带着野性的热烈,铁灰色的枝干一夜爆出粉白花朵,大连湾体育公园的桃林、

千山景区的桃花溪谷,皆是“乱雪扑衣”般的盛景。

玉兰以矜持的姿态立于植物园,擎着瓷盏般的花苞,仿佛将江南的婉约嫁接在关东的筋骨上。丁香则携着诗意的忧郁,从居民区的砖墙边探出,香气清冷绵长。

四月,终究是山花与野树的即兴曲,酝酿着一场更盛大的绽放。辽宁的四月,既有冻土裂痕中挣扎而出的坚韧,也有城市街角倏然降临的温柔。在这里,春色从不忸怩作态,而是裹挟着风和泥土的气息,轰轰烈烈地席卷每一寸山河。

美食里的乡愁

汪 鹏

纸盒里,插上竹签。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,软糯的面皮、弹牙的冷面、香甜的酱料,在嘴里奏响美妙的乐章。那时候,和小伙伴们挤在小摊前,一边吃着烤冷面,一边分享着学校里的趣事,夕阳的余晖洒在身上,暖烘烘的。如今,每当在异乡的街头看到烤冷面,总会忍不住买一份,可吃起来,却总觉得少了那份童年的快乐和家乡的味道。

冬天,辽宁的街头弥漫着糖炒栗子的香气。街边的小店门口,支着一口大锅,锅里的栗子黑色的砂石间翻滚,和着糖稀,渐渐变得油亮棕红。老板用铲子不停地翻炒着,那香味就像一只无形的手,把行人的脚步都拽住了。买上一袋热乎乎的栗子,迫不及待地剥开一个,金黄的果肉冒着热气,放入口中,软糯香甜,满嘴留香。一家人围坐在热炕头,吃着栗子,看着电视,唠着家常,寒冷的冬日也变得格外温暖。这小小的栗子,承载着无数个阖家团圆的温馨时刻,是家的味道,是乡愁的慰藉。

陌生的九门口

杨金权

我一直笃定自己对那道城墙——九门口水上长城了如指掌,经常向旁人讲述此处的旖旎风光与厚重历史,甚至纠正导游讲解中出现的差错。然而,又一次深入做了功课,却少了轻言熟悉的底气。

当我再度伫立在九江河畔,仰望那座城桥,九门依旧洞开,厚重的桥墩与城墙更显斑驳,像面对一位历经无数风霜洗礼,看惯了刀光剑影的老将军。相较之下,我只是曾经仗着博闻强记便四处炫耀的酸秀才,此刻已没了卖弄的勇气,唯有垂头低眉,暗自反思。就在低下头的刹那,仿佛触碰到了隐藏在岁月里的那些被误读的历史痕迹。

恰似当下,面对眼前这近乎南北纵贯的城墙,我努力抵抗着大脑中枢传递而来的方向感,强行纠正着“面南背北端坐于此”的错觉。燕山余脉在此处裂开一道峡口,明朝戍边将士将城垣垂直河流修筑而成。只是这条河恣意奔淌,七扭八拐,向南汇入渤海,我便简单地以它是从北向南流动。沿河而建的公路,从102国道折转过后来,让我也会有

一路向北到了这里。初春的薄雾弥漫,青灰色的城台宛如搁浅的巨型战舰,九孔水门吞吐着尚未解冻的潺潺溪流,仿佛将几百年前的烽火硝烟,缓缓喘息成今日游人的喃喃絮语。这艘舰艇中的长城,着实营造出别具一格的心境。

我开始细致入微地观察,那些以往被忽略的细节,这倒让我涌现陌生感的九门口长城,愈加真切地展现出独特的风采。登上水门,上面平整宽敞,整体呈“非”字形铺展开来。向上游伸出八个角,向下游伸出七个角(靠南面的第一个桥墩并非梯形)。为何没有建成对称形状?这个问题,无人给出答案。我顺口编出“七下八上”暗合辽西主汛期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说法,同行之人纷纷点头赞同,于是,我们就这样“改写”了所谓的“历史”。站在垛口向前看是宽阔的水面与景区大门,再远处便是附近人家错落有致的平房。据说这个屯子也有着几百年的历史。朝河水上游方向望去,是一片果树地,后面有一座墩台,据说是当时的点将台,视力绝佳之人,能瞧见台上有一棵松树。斜向西南的城墙盘踞在山坡之上,哨楼,战台一应俱全,与北京八达岭的长城有几分相似。水门之上,还有两处围城的入口,围城的主要功能本是形成立体交叉火力,用以打击靠近攻城的兵卒,也有人将其称作水牢,说是用来关押战俘的。

沿着城墙向南攀登,一路抬步上行,在古老的青砖上留下浅浅的足迹。城墙一侧是附近村民的果园,另一侧是杂木林。感兴趣且体力充沛的游客可以爬上战台,登高望远。在晴朗的日子向南眺望,能看见大海和正在崛起的东戴河新城的高楼;向北望去,则是连绵起伏的山峦,苍山莽莽。明长城修建之初,旨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,九门口长城隶属蓟镇长城,垛口设置在东侧,起到重要的防御作用。后来修筑了辽东镇长城,将辽宁大部分区域纳入长城内侧。

站在高处回望水门的走向,长城在此处弯曲成一个大的“凹”字形。考证得知原来旧长城是顺直修过去的,由于此处河道较为狭窄,当时设有六道水门,加上城中的关门以及东、西两门等共计九处,故而得名九门口水口,后来被冲毁了。到明万历年间重修时,位置向河的下游迁移了百余米,即今天所在位置,修建了八墩九孔城桥。所以顺着长城下行返回,再次经过水门后,需向左手方向回转一次,方能看见那处与旧长城连接的断面。在转折处设有向下的台阶,底部设计了一个假想的通往城堡的门,门是锁着的。从台阶再上到平台,才能看到连接着的旧城堡。城堡所在地属于河北省,是九门口原本的关城,尚未修复,如今已形成一个小的村屯,有一条公路穿长城和村屯而过。我们看见一家人竟在旧城堡的墙体上开辟出一小片菜地,他们是不是戍边军士的后人,我没去考证。

走下城墙,我与同行的人海阔天空地聊着这里的关联。有人说北京附近有一段长城淹没在水下,而水上长城此处应是独一份。其实在附近的永安堡,也曾经有一座水上九门,位于金牛洞石河一带。据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讲,河床上原本有一座水关,设有九道水门,早年被洪水冲毁,如今遗迹已不可寻。今天的九门口因“城在水上走,水在城下流”的唯一性成为东北首家世界文化遗产挂牌地。翻看历史,九门口在明朝时更加亮丽光鲜,充分彰显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优势,从“口”晋升为“关”,还荣获御赐的“京东首关”称号。而在热兵器时代,这里转型成为坚守底线的象征,烙印下“长城抗战”的缩影;也是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,1945年的秋晨,八路军小分队沿着水门悄然潜行,布鞋沾满了九江河边的晨露。而此刻,我渐渐消解了对九门口长城的陌生感,轻轻叩击着那些略显残缺的影壁墙,仿佛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,在暮色中进行着一场轻柔的应和。